玉函山房輯佚書

日耕帖卷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詩七

劉瑾詩傳通釋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辭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又

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次序所以分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注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因學紀聞引之云未知所出曹百詩箋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以一篇

爲一人翰案漢立詩家博士蓋以詩雅篇數爲人

數因以名之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案此統論大雅之名義體製也上德及於民者詩

人美之上德不及於民者詩人刺之正變意自在

其中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

見也鄭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

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傳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案毛說陟降與上下同流義有合鄭說左右與左右逢原義有合非不該於理但與陟降二字及在字終欠自然朱子集傳易爲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引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謂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視舊說爲優洽

既改此二句因併毛鄭之解篇首二句亦改之云此章言文王旣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天如此則上下文義弣樹相承矣

楚辭九辯王逸章句亹亹進貌引詩亹亹文王案訓進與毛傳訓勉一義廖文英正字通徐鉉曰說文無亹當作娓崔靈恩改易詩亹作娓周伯奇亦從娓廢亹皆臆說不足信

陳錫哉周毛傳哉載鄭箋哉始載氏攷證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

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絷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並云載成也載之爲成條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兹蓋栽載古並音兹哉亦同音遞轉爲兹通升下言本支百世譬如木得豐殖而本幹及條枝盛長也瀚案正義引

王氏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子雍亦以布陳大利爲言而訓載爲事載之載不若此以識載二字合通其意但東原以載爲栽栽爲殖載栽之交通爲哉而尚遺哉始之意爾雅釋詁邢昺疏哉者古文作才說文云才草木之初也木生之始爲栽則哉栽皆爲始義毛之訓載本於春秋傳宣十五年傳引此詩作載而云文王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亦言造始周國也然則陳布大利造始周國爲此句之確解矣

四嫏嬛館補校

說苑修文篇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於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

秩官之無文者而𬍛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伐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此所敘述貢士古禮之遺文也

於緝熙敬止戴氏考正　緝熙者言績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章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

是亂經也

漢書劉向傳諫營起昌陵疏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白虎通三正篇引詩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案詩言商之孫子又言殷士此單指微子言舉殷士之最賢者以概其餘也

古文孝經引詩無念爾祖聿脩其德厥作其孔安國

傳無念念也聿述也言當念其先祖而述脩其德也今文孝經引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與毛詩及漢書匡衡傳引大雅同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鄭箋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正義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案漢書翼奉傳引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奉傳齊詩作監似當以監視爲義與鄭不同

無遏爾躬毛傳遏止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

詩遏病也箋遏止本爾雅釋詁訓遏爲病古無所
徵也宜昭義問毛傳義善釋文義毛音儀以爾雅
儀若辯淑訓善知之正義遏止義善釋詁文不別
自言之疏也
潛夫論德化篇引詩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刑作形三
家異文也
韓詩外傳卷十引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
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
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

曰敬享以敬承王天命畏之無彊厥躬無敢寧授

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夫望

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

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案所

引三策之辭極古奥殆出周之逸禮歟

韓詩外傳卷五引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

之為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

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為文

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及周師

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紂為匹夫不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訓挾為達鄭箋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皆與韓詩外傳合

劉向新序雜事四引詩唯此文王六句蔡邕答[illegible]議引唯此文王四句維亦作唯又列女傳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引詩嘉止作嘉之蓋皆用魯詩也

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應劭曰在今郃水之陽也

師古曰晉合郎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郃之陽今詩作洽古文字也

白虎通嫁娶篇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樂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云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己躬命之引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又云王者之娶必先選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

多引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三引大明之詩以爲嫁娶之法可知周禮皆公之制昏以文王爲準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亦本此詩制爲禮之等級所謂纘志述事也

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鄭箋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說文解字俔譬諭也一曰閒見引詩俔天之妹或从心釋文俔韓詩作磬磬譬也毛韓字異而訓同近人牟麓坡著詩解以俔天爲摯世子之名猶所謂

東宮之妹說極得體但於古無考耳

說文解字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追適敵也引詩其旝如林袁文甕牖閒評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說文不合將會字作旝字解以為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為旝字自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競以旝為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氏說文誤解會字為旝而然也宋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旃旝摻其如林即用大明詩其旝如

林之語考季長引詩多與韓嬰同疑說文所引亦
韓詩之文毛傳於會字無訓故陸氏據說文讀爲
旝漢師承受當非無據也
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
言忠臣之行也高誘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
之不敢有疑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
忠臣之行也案高氏說詩正意用韓詩鄭箋女女
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義與之合
毛傳言無敢懷二心也正義申其旨曰上天之帝

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者與呂覽引詩及高誘注說喻言者合此爲漢師以前之古義也

維師尚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高士奇天祿識餘引作魯詩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蓋本舊義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尚書中候維師謀呂尚釣厓鄭元注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

云變名爲望以史記及中候觀之則尙是太公本
名又改爲望正義謂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
號義亦可通又引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
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翰案牙是太公之字
王充論衡語類篇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
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此自後人欲神太公之兵
術而反誣太公矣
楚詞天問王逸章句引詩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言武
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將師即指太公與

鄭箋佐武王者爲之上將義合

涼彼武王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尙反韓詩作亮云相也荼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引詩大雅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涼正作諒蓋唐時毛詩別本也

會朝淸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正義引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以爲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

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
義異案定本作會甲兵亦是就毛鄭義而兩通之
毛傳會甲也也當是子之譌與攺也字爲兵不如
攺也爲予與尚書合
緜緜瓜瓞毛傳瓞瓝也釋文引韓詩瓞小瓜也禮部
韻略卷五引韓詩同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
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以韓義通毛訓也陸佃埤
雅釋草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義物
理兩得集韻入聲十六屑瓞𤓯𤬧𤬪四字同引說

文政也引詩緜緜瓜瓞或从弗亦作瓞𤬪

民之初生毛傳民周民也生字毛鄭皆不釋戴氏攷正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逆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此解極有識文王蹶厥生鄭箋廣大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兩生字相應亦當訓為造乃戴氏於彼不取鄭義而謂文王未嘗不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動其體蒙之心自生而退似未若兩生字作一義解釋諸民之初生由前言之

故曰初文王蹶厥生由後言之故曰蹶也

黄佐詩傳通解文王大明緜三詩皆周公所作以戒

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工歌以致儆此

大雅所以爲大政也案朝見燕享歌先王受命之

詩因以致儆即周禮讀灋之義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杜陽杜水南入渭邦曰通杜師

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

自杜言公劉自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胡三省

資治通鑑音注百九十一引孔穎達講周原者岐

山陽地厲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
厲扶風山山北有杜陽谷則土之爲杜審矣且作
漆沮與父字韻亦協
說文解字寝地室也引詩陶寝陶穴集韻入聲一屋
芳六切覆復二字同又方六切寝覆復穴地以居
或从土亦省遍作復今詩作復毛傳陶其土而復
之陶其壤而穴之鄭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
皆如陶然箋以土上則穴在地下釋字分明而直
以陶爲窯與說文陶瓦器也不合正義引箋忽作

覆於地上又忽作複在地下而篆文但作復字爾

孫氏星衍三水縣志官家洞在三水縣東二十里中傾之下即古公時之陶復陶穴者陶復則土而陶穴則石也峭壁危崖不可攀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官家洞明徐達遣兵逼之勢窮不屈與妻俱投崖下死焉又雍勝略云古公城土在邠州南山上與今州城相邇

率西水滸鄭箋循西水厓沮漆側也又自西徂東箋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鄭志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案前說於地勢未審後說於地勢太滯戴氏考正按豳偪岐山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涉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徂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册

梁水滸渭北厓也引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又引閻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據二說以證箋誤說四章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行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引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據以爲該舉域中之辭

聿來胥宇劉向新序引詩作聿來相胥蓋魯詩胥爲

柎也

周原膴膴釋文膴音武美也韓詩同案文選左太沖

魏都賦劉淵林注膴膴美也引詩周原膴膴堇荼

如飴李善注引韓詩周原膴膴莫來反而釋文云

膴韓詩同者謂韓詩義與毛同亦爲美也今注疏

本載釋文脫去美也宋本釋文有之

堇荼如飴毛傳堇菜也正義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

是美菜非苦菜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

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

於酒寘堇於肉貿遂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
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荁之堇雖周
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邵氏晉涵爾雅正義
堇卽苦堇也孔穎達乃引下文堇草以爲烏頭今
烏頭性毒不可食雖生周原豈能變其性乎斯不
然矣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按堇有堇葵苦堇之名
乾堇之荁堇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榮堇荼
繇傳曰皆豆實也據以斥孔沖遠堇爲烏頭之非
又云烏頭一名烏喙一名奚毒又引蘇秦曰人之

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曰何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明矣釋文堇音謹毛菜也盧文弨攷證案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翰案藋卽今之灰藋與荼爲類故詩並詠之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此之荼謂苦菜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今按堇類有三烏頭一也蒴藋二也蕫菜三也此之堇謂蒴藋

爰契我龜釋文契本又作挈漢書敘傳幽通賦曰筭

祀於挈龜師古引詩大雅緜之篇曰爰挈我龜言

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訓義仍與毛詩契

字同文選幽通賦依毛詩作契

俾立室家釋文出卑立云必爾反本亦作俾注同後

皆放此今注疏本皆作俾所載釋文亦脫此條

其繩則直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鄭箋乘聲

之誤當爲繩也釋文繩如字本或作乘按經作繩

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

捄之陾陾毛傳捄蘖也鄭箋捄捊也說文解字捄盛
土於梩中一曰擾也引詩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釋文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填也案毛傳
度居也鄭箋度猶報也箋義與韓近蓋鄭以傳訓
居於薨薨義不相副故依韓義易之
百堵皆興鄭箋五版爲堵案春秋公羊傳何休注八
尺曰板堵凡四十丈徐彥疏韓詩外傳文八尺爲
一板四十尺則五板也鄭亦依韓詩義
皐門有伉釋文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閌云盛

也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左太沖魏都賦並有高門有閌語李善注一云毛詩曰高門有伉與閌同一云毛治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閌毛治二字當有譌誤顧野王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閌據韓詩也周禮天官閽人疏引詩作亢則唐時毛詩本或作亢也

晉書禮志毛公解家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

宋書禮志作太社

鍾惺云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司徒司空即官制所出

昉皐門應門卽宮制所自始作廟立冢土卽遷入之左祖右社也彊理宣畝卽遂人之授田安毗也古公之才不減周公矣

亦不隕厥問釋文出不殞與孟子引詩合今注疏本作隕當是後人所改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毛傳駾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正義說文云駾馬行疾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有

即有率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案說
文解字駾馬行疾來貌引詩昆夷駾矣此依毛詩
又呬東夷謂息曰呬引詩犬夷呬矣此用三家詩
史記匈奴傳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司馬貞索隱言
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
集傳本之易困爲息最得古據又按國語晉語郤
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此與困意相
近然不若喙息之義長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

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
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柯葉拔然時
混夷伐周正義引之而以正月柞棫未生謂非毛
旨然細爲紬繹與孟子文王事昆夷頗合其說未
可廢也

虞芮質厥成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
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

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讓其所爭之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案孔子家語好生篇云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以下並同唯盡往作貨之又作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文句小異此毛之所據也又史記亦載其事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

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又言西伯陰行善及

受命稱王蓋沿傳聞之謬前人辨之詳矣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

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奔走在先後上曰作聿奏

作走皆與毛詩異釋文奏本又作走後漢書何顒

傳注引詩亦作走

釋文出本字云本又作奔出御字云本又作禦今注

疏本作奔奏禦侮然則毛詩舊本作本奏御侮也

薪之槱之宋本釋文出楢之音酉積也字亦作槱今

注疏本作槱之槱釋文云槱音酉積也字亦作楢案毛詩本作楢古文假借字今本改作槱因並釋文改之

奉璋峩峩釋文出峨峨云本又作俄今注疏本作峩亦後人所改

毛傳半圭曰璋朱傳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趨向之意梁益詩傳旁通判分也半也璋之爲用酌酒灌獻其分判處分一半處背朝而祼酒之人所謂判在內也故以喻趨向之義

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今詩作追琢其章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鄭箋周禮追師掌衡笄則追亦治玉也彖治玉與琢義複且遺下句金字毛說精括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引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荀子富國篇引詩彫亦作雕勉勉亦作亹

王娵塤偕補校

瘥韓詩外傳引詩亦作[illegible][illegible]並與今詩異

國語周語單穆公引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毛傳訓義依此文正義引周語鹿作麓肆既作肆逸彫盡作凋盡所據之本異也案鹿古字愷悌今字毛詩與國語互通禮記表記說苑政理篇引詩皆作凱弟君子

西谿中放齋詩說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可補正義之缺

說文解字玉部瑟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从玉瑟聲引詩瑟彼玉瓚釋文瑟彼字又作璱指說文言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卷二卹彼玉瓚引鄭音瑟

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鄭箋魚跳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隱用此義潛夫論德化篇引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遐

作切與毛詩異

朱善詩解頤棫樸詠作人曰周王壽考旱麓詠作人曰豈弟君子作人之道惟豈弟故其造就之也速惟壽考故其涵養之也深

白虎通三正篇引詩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牲尚赤也正義引文十二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案公羊所說是魯禮非所引也

呂氏春秋知分篇晏子引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高誘注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案此用韓詩爲說韓詩外傳卷二亦引此詩及晏子事後漢書黃琬傳章懷太子注引新序屈盧曰詩有之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引詩亦作延藟又作櫐凱弟作愷悌又與韓詩不同說苑修文篇列女傳卷五並引此四句亦作愷悌又列女傳引詩藟

亦作緜朱氏經義考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

箋云延蔓于木之枚本而茂盛則當作延矣然則

鄭亦本韓爲義也

蔡卞毛詩名物解葛藟縈于樛木衆妾附后妃之仁

而進此下逮者也葛藟施于條枚文王受先祖之

功而起此上承者也

賈誦叔先生說思齋首章云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

傳以周姜爲太姜京室王室也鄭箋謂常思愛太

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玩詩辭兩思

字當一例看而又不應姑在婦後細繹本章太姒嗣徽音大明篇纘女維莘曰嗣曰纘皆繼續之義蓋文王先娶姜氏文無出而卒後乃繼娶太姒而生武王兄弟十人故大明叙武王之生曰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此章叙太姒之德而先追詠之曰思齊者太任文王之母也思媚者周姜京室之婦也太姒嗣其音而多男則天之鍾美於周者蓋有在矣據白虎通三軍篇三正篇竝引詩于周于京言文王誅伐故改號曰周易邑

曰京此又稱京室之明證翰案先生此說從詩辭涵泳而得之極有卓識可輔翼毛鄭而訂疑千古後閱宣和博古圖有京姜鬲銘曰京姜庚仲作尊鬲其永寶用法京姜疑京室之婦使爲大姜不應書京使爲大任不應書姜據標京姜其爲京師婦之周姜無疑此又一確證矣

史記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

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載而列女傳云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敘次周公在管叔蔡叔之上霍叔在郕叔之上郕作成郕叔霍叔名字互易又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此亦以周公在管叔蔡叔之上而郕叔霍叔名次與史記同唯名字互易與

列女傳同正義引皇甫謐曰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處次霍叔武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又以周公次在第七餘與史記列女傳白虎通及多不同未知元晏何所據也

惠于宗公毛傳宗公宗神也鄭箋宗公大臣也正義引晉語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其宗神而求和為民故

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
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
順臣可知案國語引詩脫神罔時怨何于作於正
義順毛詩改爲于又正義引國語文八虞下脫而
咨於二號句億作意皆當據本文補正
神罔時恫相臺岳氏注疏本鄭箋無是痛傷下有其
所爲者四字諸本皆脫說文解字恫大貌引詩神
罔時恫與毛詩作恫異
刑于寡妻毛傳刑法釋文引韓詩刑正也以法取正

兩訓並通

烈假不瑕毛傳烈業假大也鄭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案鄭意作平對說欲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相比附而改易經文說義亦曲與古之人無斁數作擇解爲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並不及毛傳之順適也說苑建本篇引詩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無斁字蓋據三家經本非脫字

漢書敘傳班彪引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監作鑒似以鏡爲喻師古注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所定而授之監作監察解仍依毛傳義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鄭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涪

夫論班祓禘引詩皇矣上帝節𢡱下以赫有作以上帝指之憎其式惡者作指廓作惡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耆存廓人上帝憎之更民之㾓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此與毛詩殊異而義與毛相近戴氏毛鄭詩考正夏已遠必不逮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此

又爲毛傳圖融其義但說其政不獲終始牽强不若依鄭箋通之侵阮徂共鄭謂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張融云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以按徂旅毛傳旅地名也孟子引詩作以遏徂莒趙岐注以遏止往伐莒者孫奭疏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以莒爲密之近地毛訓旅爲地名蓋本孟子以旅爲莒國也鄭取魯說以徂爲國而不取毛傳以旅爲地而國數不足乃取紂以益之案此詩止美文王伐密伐崇之功不言伐紂則二

國當指密與崇也密爲兵主不應與阮徂共三國等視今以密崇爲二國而加莒與阮徂共則四國與詩之所詠吻合維此二國其政不獲惡首惡也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惡黨與也首章提明此義下乃逐層細寫捺之文法亦當爾

顔師古匡謬正俗大雅皇矣篇求民之莫毛傳莫定也鄭箋云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又桑柔篇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喻羣臣恣放損王之德也而末代文

之引求民之莫以屬辭者改莫爲瘼從而釋之云求瘼謂其疾苦耳至乃呼刺舉牢收爲求瘼既易本字妄爲臆說安施失所比喻乖方相承用之令無覺悟雖采酌經詁而大違厥旨亦爲巨謬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毛傳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爲惡者浸大也程子以憎作增朱子集傳從之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顧顧西土也宅居也鄭箋

乃眷然迺覩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引詩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迺予字異而說義與毛鄭同釋文乃眷本又作睠並音卷同案王符潛夫論班祿篇引詩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李善注引毛詩並作睠

憎其式廓釋文出式郭云本又作廓今注疏本正作廓貊其德音釋文出貉字云本又作貊今注疏本作貊皆非毛詩古本柞棫斯拔釋文拔本或作跋

今注疏本識釋文脫此句

其菑其翳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釋文引韓詩云反草也翳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案爾雅釋木木自斃柛立死椔蔽者翳郭璞注引詩其椔其翳蓋齊魯詩有作椔者故毛用爲解爾雅椔翳連文正釋詩語也韓詩文義皆異

說文解字栵栭也引詩其灌其栵案栵古栵字也

串夷載路毛傳串習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而

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案混夷孟子作昆夷史記匈奴傳作緄夷要以音字相近而與混迥不比附正義謂詩本作患又引書傳作畎夷以爲畎混聲相近只是傳合爲說耳路訓應本或爲獬古亦無是解今就毛意而明之蓋謂天立明德之君歸從者衆習行平易四達於道猶天作篇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毛傳配媲也正義引釋詁妃媲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爲妃戴氏攷

正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人心之謂言天
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旣固而宜從之
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翰案下章作邦作對
亦指對帝言
自太伯王季正義引王肅云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
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伯沒而不反而後國讓
於王季劉恕通鑑外紀取其說朱善詩解頤王業
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
乎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而無迹王季受之無

悅此王業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春秋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鱄引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

施于孫子心能制事爲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
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
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
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正義
此傳言唯此文王毛詩作維此王季經涉亂離師
有異讀後人因而兩存不敢追改今王肅注毛詩
及韓詩亦作唯此文王鄭注毛詩作維此王季故
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劉炫
云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于文

王故知比于文王比于上代文德之王也毛傳鄭箋皆依左傳文正義說王肅注及韓詩並與春秋正義同又云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案左傳引詩的爲原文韓詩經文猶然毛傳古文作貊此王季自是師承之誤劉氏解比于文王句亦有見但文王岐解尚涉牽强仍當指文王說上言帝度至克比是爲九德此以比字括上九者蓋云積而至比皆于文王備之故其德靡悔傳所謂九德靡愆

正解此二句也禮記樂記史記樂書引莫其德音

十句克比比于皆作俾鄭元曰俾當作比聲之誤
也仍依擇善而從解之
無然畔援釋文韓詩云畔援武强也文選孫與公遊
天台山賦注羨願也又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
作詩注誕信也並引薛君韓詩章句蓋釋無然歆
羨之羨及誕先登于岸之誕也可取以補釋文
王赫斯怒鄭箋斯盡也正義斯盡釋言文釋文斯如
字此也鄭音賜集韻去聲五寘斯儩盡也詩王赫
斯怒鄭康成說或作儩案鄭箋斯爲儩當是依韓

爵總本也

白虎通禮樂篇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

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

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說義亦本於

孟子

文選揚子雲長楊賦注引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曰

四平曰陵與天保篇毛傳大阜曰陵本爾雅者文

與而義通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毛傳不大聲見於色革更

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
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虛廣言語以外容貌不長
諸夏以變更王法者正義引孫毓云不大聲色以
加人又引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
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此皆申毛之旨呂氏
讀詩紀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
已以功無迹說不長句識不用毛鄭義戴氏考正
本此而推闡之按聲與色謂言貌更與革謂威力
不大不暴著之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此王國中化其明德不事於以言論以貌示衛雅云夏大也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答張逸畫急疾云鳥隼是也然夏謂威儀遠大革謂兵力猛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荀子脩身篇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亦從聖人盡人合天從言之可以互證

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群臣加占著龜以
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
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
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
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案漢書儒林傳后蒼授匡
衡衡授師丹伏理家世傳業伏湛理之子此所引
用齊詩也章懷太子注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戎
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　案湛於征伐五國

下引詩言伐崇事則五國皆詩中所有當是指上

阮徂共苕密須而五也

嚴粲詩緝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

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

何容心哉翰案詩人於此章三言帝謂明天意也

與爾臨衝釋文臨韓詩作隆衝說文作轒陷陣車也

惠氏棟九經古義臨衝當依韓詩作隆衝隆車高

所以攻城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後

漢改爲臨慮此其證也隆之字曰盛故伏隆改爲

伏盛孔疏以臨爲臨下之名近於鑿矣

崇墉仡仡朱本釋文仡仡韓詩云掘也說文作圪崇

說文土部圪牆高貌引詩崇墉圪圪唐元度九經

字樣作圪圪注疏本載釋文云說文作忔誤

說苑修文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

所以爲靈者積仁也靈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

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之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

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白虎通辟雍篇天子所

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

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無方之元案說苑說名靈
臺之義足與孟子相發白虎通則言其制度可與
左氏傳互考
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
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
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
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
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

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按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下復引元之聞云云是鄭駁異義而據王制及詩頌泮

水以爲與辟廱同義之證又云大雅靈臺一篇之
詩有靈臺有靈囿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
靈皆同處在郊矣翰案宋敏求長安志引水經注
鄗水北經靈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廱靈沼由此
言之則臺與囿沼同時爲之故民皆謂之靈臺沼
既成卽於其地設學謂之辟廱故詩人次第詠之
與明堂無與也自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明堂外水
名曰辟廱逸禮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蔡邕
作明堂論遂以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廱異名而

同類容春秋釋例又謂太廟有八名淸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廱外又益以靈臺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盧植注禮記亦云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此皆混明堂靈臺而一之袁准作正論非之其文甚多大要謂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淸廟訓儉之堂各有所爲非一體也五經通義亦謂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

以養老敎孝三者不同此足與鄭說相發而彼前儒之膠論而大戴記云然者蓋漢世明堂之制已無考故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明堂圖說禮家各以意言之后蒼因纂入曲臺記中小戴因刪之而不取矣靈臺之詩當以詩詞爲據後漢紀引漢宮閣疏云靈臺高三十丈十二門此亦漢時三雍宮非古制也

劉瑾詩傳通釋左傳僖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是此臺也哀二十五年衛侯築靈臺于藉圃

竊其名也

文選顏延年應詔曲水作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當是孫於切魚躍

義

殷昌武毛詩集解筍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

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簴所

以架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簴夏后氏飾以龍

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

三者具矣朗一枝瑕洪說

賁鼓維鏞釋文賁字亦作鼖大鼓也案爾雅賁大也
作鼖從鼓者後人所改
呂氏春秋季夏紀又諭大篇高誘注鼉皮可爲鼓逢
引詩鼉鼓逢逢又達鬱篇注引詩云矇瞍奏功高
引皆是韓詩釋文逢亦作韸矇瞍依字作叟則毛
詩逢字別本或作韸叟字原本實作叟也文選陸
士衡演連珠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
李善注引韓詩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
子具而無見曰瞍奏功與高注同而作瞍異者因

陸句也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詩亦作奏功楚辭
九章懷沙王逸章句矇盲者也引詩矇瞍奏工皆
與毛詩奏公異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箋下猶後也哲
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
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案五章繩
其祖武即此武字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韋昭
亦云下後也楚辭離騷及前王之踵武即用此詩
之義洗青崖云下武不上武也蓋武樂曰武謚亦

平妬嫉館補校

曰武而不知其不尙武也可備一義

鄉道元水經注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又曰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又云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翰案鄉氏之說似不以成王之封應侯爲信

然左傳明言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應侯之國自是成王封之桐葉事傳譌耳說成王封應侯出於韓詩外傳則以詩應侯順德作應國之侯解亦必韓詩也既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則詩言成王之孚亦定作周成王解矣又案孔子家語弟子行引詩作應侯愼德王肅注同毛作侯惟也愼作如字解亦與毛異

史記齊太公世家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戎大作豐邑白虎通聖人篇非聖人不能受

命引詩文王受命

文王烝哉毛傳烝君也本爾雅釋言王公伊濯毛傳

濯大本爾雅釋詁釋文於烝濯引韓詩並云美也

不如毛義分斷築城伊淢釋文淢字又作洫韓詩

云洫深池毛傳淢成溝也則毛亦本韓詩作洫矣

說苑修文篇引詩云鎬京辟雍四句廱作雍今文

廱古文也孝經感應章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孔安國孝經傳美武王孝悌之至而

自方皆來服從充于四海無所不暨雖是緣孝生

意鎬京辟廱賁鼓靈臺辟廱之緒繼志述事莫大於此荀子王霸篇引詩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云一人之謂也又議兵篇儒效篇亦引此三句云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儒效篇惟少殷之服民四句及無幽閒二句餘並同似是古人說義開發作君作師歸本於民以養生之者亦從孝字立

說而作師則辟廱正旨也與孟子引此詩而通其義於七十子服孔子正同

鄭敬詩經原解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永寧視成以始武武王纘子貽孫以燕文

禮記坊記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曰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其君詩箋

則云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
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
之吉功莫大於此正義謂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
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文此
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
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榦案引詩斷章
亦不容歧解顧上下之文上言文王築豐此言武
王築鎬詩人即以此爲文武之功詩何嘗有伐紂
意則注禮得而箋詩失也

王安石新經義緜詩云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生民詩云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案尚書中候有稷起篇

姜嫄史記周本紀作姜原張守節正義引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與毛傳姜姓嫄名不同

厥初生民首章毛傳據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郊禖之禮謂帝爲高辛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夙早育長也鄭箋以帝上帝也敏拇也介
左右也夙之言肅也言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
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
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
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案
河圖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尚書中候稷起蒼耀
稷生感迹昌異義齊魯韓詩春秋公羊說聖人皆
無父感天而生此鄭之所本也正義王肅引馬融
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

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
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尚未有子故
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
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
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
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
聽姜嫄棄之而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
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

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馬昭孫毓皆有論說正義述錄之要未明所以去之之故賈誼叔先生解此篇云毛傳解履武謂隨帝嚳祀郊禖求子說不可易次章是見棄之由毛於先生如達訓爲易於不坼不副貼毋說遂致詩意晦爾達說文作羍小羊也七月生曰羍蓋稷當彌月之期未滿十月如羍羊之生故曰先生惟未滿月故形體尚在胞

中不拆不副以爲死胎然實無災無害也而帝嚳姜嫄以此赫然厥靈者乃疑爲上帝之不寧我不安我之禋祀故徒然生此子而不能舉也是故棄之寘之隘巷是小臣自宮內抱出暫寘於此牛羊過者腓辟而字愛之羣獸爲異而亦不知其能生也寘之平林棄於野外也會伐平林者見此塊然之物以爲不祥乃移寘寒冰之上有鳥來以翼覆之得暖煦之氣形體拆副故鳥甫去而后稷呱呱泣矣其聲覃然而遠訏然而大道路聞之以報宮

中乃收養之故名欒也此說雖巽而實確鑿協於
情理且於詩詞吻合可以息羣喙之爭矣
說文解字㾐裂也引詩不㾐不疈集韻入聲二十陌
㾐㾐斥坼拆宅六字同恥格切
誕寘之平林毛傳置之平林林爲人所收取史記三代
世表褚少孫引詩傳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以平
林爲山列女傳云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
咸薦之覆謂以薦加其身亦收取養之也夫旣爲
平林人收取之矣又何爲寘之寒冰耶說皆與理

不協

說文解字邑部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因桑外家國右扶風漦縣是也引詩有邰家室集韻平聲上十六咍湯來切部𨛫斄漦竝同

孫氏星衍邠州志狼乳溝在邠州南相傳即平林寒冰之地雍勝略云在州東三十里即棄后稷狼乳處狼乳事僅見於此又邠州城南外有履跡坪隘巷並見雍勝略案此皆後人附會而爲之說

說文解字口部嶷小兒有知引詩克岐克嶷集韻入

聲三十四職鄂力切凝嶷儗譺四字並同又春秋
元命包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戴土
食穀米均注皮有土色也頤面下部下部為地巧
於利也岐頤似即指克岐而言
蓺之荏菽釋文出荏叔云或作菽今注疏本作菽戴
釋文菽或作叔說文解字穎禾末也穟禾采之貌
并引詩禾穎穟穟與毛詩禾役字異集韻上聲一
董𤓶瓜多實貌引詩瓜瓞𤓶𤓶通作唪唪
茀厥豐草釋文茀韓詩作拂拂茀也案以茀無子毛

傳弗去也韓訓弗亦去義謂去草也

呂氏春秋辯士篇高誘注引詩實頴實栗有邰家室

高用韓詩無即字非脫也

漢書郊祀志后稷封於漦師古曰漦讀與邰同今武

功城是雍勝略漦亭在郿縣境詩正義引杜預注

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案邰作漦釐亦三家之

異文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新論曰邰在漆縣

其民有會田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

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孫氏瑞應圖曰舜時后稷播

植天降秬秠故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此說舜
時與鄭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微有
不同說文解字秠二稃一米引詩維秬維秠天賜
后稷之嘉穀也與毛鄭合
桓之釋文本又作亘正義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
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引詩作亘則唐時兩
本並行也
說文解字臼部舀抒臼也引詩或簸或舀集韻上聲
三十小以紹切舀抌㽜𦥔引說文云云或作抭𢫨

飫儀禮有司徹手執挑匕枋鄭注挑謂之畝讀如
或舂或抗之抗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鄭注禮時
用韓魯詩作抗即扰字與舀同釋文揄說文作舀
而說文引詩作或簸或舀與毛詩或舂或揄不同
當是三家詩有作或舂或蹂或簸或舀者故許依
用之
爾雅釋訓烝烝浮浮也烰烰烝也樊光注引詩釋之烝
烝之烰烰說文解字火部烰烝也引詩同毛詩
作叟叟浮浮是古文假借字

取㧗以㪷釋文出取秪云字或作㧗今注疏本作㧗張參五經文字㧗詩又作秪字則張陸所據蓋兩本也

禮記表記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注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后稷於郊以配天庶幾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毛詩作肇祀箋謂后稷肇祀上帝於郊亦訓肇爲兆也

列女傳卷六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

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班彪北征賦慕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王符潛夫論德化篇
引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云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
於心皆以行葦爲美公劉之詩蓋本三家
維葉泥泥釋文張揖作苨苨案博雅苨苨茂盛也此
陸之所引肆筵設席楚辭招魂王逸章句引詩作
肆筵設机皆用三家經字
莫遠具爾鄭箋爾謂進之也戴氏考正按爾猶此也

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
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接爲之說
筵授几
集韻入聲十八葉膗切肉也取脾腎貭腸炙之曰膗
引詩燔肴脾臄殽作肴與今本不同釋文引通俗
文口上曰臄口下曰函箋通俗文服虔作或曰李
虔作攷李密一名虔即晉之李令伯也
列女傳引詩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文選
張平子東京賦次拾既次彫弓斯彀用詩敦弓既

句也說文彀張弓也引詩亦作彀毛訓彀弓盡弓
而於既句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亦是引滿之
義據周禮考工記弓人王弧爲言亦指彤弓也正
義引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彤弓諸侯彤
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以爲事不經見案荀子大略
篇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所言唯嬰弓
小異蓋古逸禮文也
陸佃埤雅釋天詩曰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
以祈黃耇轉取象於雷斗取象於斗周官正燕則

勝夫爲獻圭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爲圭更以大斗酌之則以尊事黃耉非禮之正也非禮之正則亦所以爲厚也

爾雅釋言明朗也春秋正義引樊光曰詩云高朗令終日月光明四字說義極精括

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正義引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得用尸也此公尸古義

禮記緇衣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窮貴賤之利也案此扶詩之蘊非斷章取義也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傳匱竭類善也正義類善釋詁文爾雅郭璞注引詩永錫爾類邢昺疏引邵二十八年左傳云勤施無私曰類則類有同類皆善之義鄭箋此以與女之類族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引春秋傳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爲

證義足相成楚辭九章懷沙王逸章句類法也引
詩永錫爾類惟乃可爲法亦毛義也
荀子道篇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
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
仁人莫能行引詩孝子不匱蓋人子之事親處順
境易處逆境難此從孝思易竭處發出不竭之孝
方說得孝德彌滿十分圓滿也
室家之壼毛傳壼廣也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
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

及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詩鄭箋壼之言捆也謂家室先以相捆致己乃及於天下以壼為捆不及毛之有據釋文出壼字云鄭捆致也案壼是古字宋本作梱說文木部有梱手部無捆梱與閫同韋昭國語注壼梱也可證

李傳詩解既醉一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

則令終考終命也然觀其錫祚及於孫子又豈獨
五福已哉

公尸來燕來寧鄭箋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
燕徐常吉毛詩翼說按楚茨詩鼓鐘送尸神保聿
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以其象神故不致爲而
繹賓尸於次日尊尸所以尊神也

說文解字鷖鳧屬引詩鳧鷖在梁案毛詩無此句疑
在涇之異文

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當是

釋鳧鷖在亹義與毛傳亹山絕水也鄭箋亹之言
門也皆不合
說文解字醺醉也引詩公尸來燕醺醺與毛詩來止
薰薰字異
中庸引詩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假作嘉顯作憲與今
詩異毛傳假嘉也用爾雅釋詁文與中庸合鄭箋
顯光也與禮記中庸注憲憲興盛之貌兩訓互異
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用詩語皇皇作煌煌漢書五
行志帥由舊章率作帥皆用三家經字

宜君宜王釋文出且君且王云一本且並作宜字今注疏本作宜君宜王段氏玉裁云趙壹窮鳥賦且公且侯子子孫孫正用此詩意蓋箋云或爲諸侯或爲天子兩或字正二且字之訓傳云宜君王天下也此總釋四句大義俗人以爲專釋末句遂誤改且字爲宜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

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又新序雜事五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亦引此二句案二書所言與孟子引此詩言遵先王之道義合又案說苑新序皆劉向作說苑引詩愆作僁忘作亡是用魯詩而新序仍同毛詩後人所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假樂詩終以不解于位民之攸墍蓋交泰之時憂在怠荒卽皐陶賡歌之意

民之攸墍毛傳墍息也正義釋詁文引某氏曰詩云

民之攸塈郭璞曰今東齊呼息爲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